



徐勇:1000多个探头的“总管”

2014年至今,在江东白鹤派出所抓获的各类犯罪嫌疑人中,通过视频监控协助“落网”的共有12人,在江东各个派出所中名列前茅。

成绩背后是视频专职民警徐勇和他带领的视频监控和案件追踪专项团队付出的努力,仅2013年一年,徐勇查阅的视频数量就高达1105条,累计时间超过41500分钟。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苏文清 朱君敏

人物名片:

徐勇,1974年生,2011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白鹤派出所刑侦中队,2013年起任专职视频民警。



苏文清 摄

“爸爸,坏人抓到了吗?”

2013年2月,白鹤派出所筹建视频监控和案件追踪专项团队,面对这个枯燥而重要的岗位,徐勇主动请缨:“我来!”

成为辖区1000多个治安探头的“总管”,意味着徐勇要为辖区所有治安和刑事侦破工作提供线索,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去年9月15日,难得在周末休息的徐勇正陪上小学2年级的女儿在高新区科学探索中心玩。

电话突然响了:兴宁路上一家纺店发生抢劫!带着女儿赶到单位,徐勇一头扎进监控室,投入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由于案发现场已被破坏,现场又没有监控探头,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监控的调取范围在一点点扩大。终于,在附

近宁波银行的监控室,一个上身赤膊、手提“爱思巴苏”包装袋的可疑男子进入了徐勇的视线。

紧接着,徐勇沿可疑男子的行进方向,逐个查看沿街店铺的监控,直到在一家网吧,他清楚地看到了一名可疑男子进去后一直没有出来。

案发后5小时,民警在网吧内将一脸惊愕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回到所里的徐勇这才想起还在值班室的女儿,他匆匆跑过去一看,女儿正在安静地写作业。看到爸爸回来,女儿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坏人抓到了吗?”

“团队战斗力才是胜利的保证”

视频侦查工作实效性、任务量大,徐勇的办法是以时间换成效。他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延迟半小时下班。有时,只为画面中一个可疑的黑点,他要反复看上几个小时。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战斗力才是胜

利的保证。”徐勇说。

目前,徐勇带领的视频监控团队共有民警1名、协辅警8名。在他的推动下,出台了《白鹤派出所监控室考核办法》,明确责任分工,带动了整个团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每隔一段时间,徐勇还会和同事一起走访整个辖区,对责任区内的所有安装监控的店铺、大厦进行调查。

如今,只要是装有视频监控的店铺,负责人都知道这个能灵活操作任何系统的白鹤所徐警官。

“案件的侦破速度快如刘翔跨栏”

认真的工作态度加上团结的工作团队,大大提升了破案速度。

去年6月26日,江东区甬甬南路一宾馆发生一起诈骗案,唯一的线索是案发时在

门口停过的一辆嫌疑车。

由于宾馆的探头像素较低,无法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特征,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困难。

徐勇将目光对准了宾馆对面的一家烟杂店。最终,通过查阅那里的监控视频,提取到了嫌疑车的外部特征。

随后,徐勇运用视频追踪法,按照车辆的行驶轨迹,依次查找交警的路口高清监控探头,终于从数以万计的车流中锁定了目标车辆。

连续十多个小时,徐勇一直通过视频紧跟着该车的行驶轨迹,直至驶入某酒店。就这样,这个跨福建、浙江两省的系列性诈骗团伙被一举摧毁。

从案发到抓获嫌疑人,仅仅用了36个小时。

“36个小时,如此巨大的数据量,可以说案件的侦破速度快如刘翔跨栏的速度,但这个栏杆,还得高出一倍。”白鹤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杨添说。

我的爸爸妈妈是警察!

他们小小的内心里不仅有对父母的自豪和爱,也有担忧和害怕

有这样一群孩子,说起自己的父母,每次都会不假思索并满脸骄傲地喊出:“我爸爸(妈妈)是警察!”这种自豪感是那样鲜明,好像拥有警察爸爸(妈妈)就拥有了一切。但在内心深处,幼小的他们又模糊地察觉到警察是个危险的职业,担心爸爸妈妈受到伤害。在“六一”儿童节之际,我们走进警察的孩子,听听他们都想对父母说些什么。

阿宝(6岁):
给爸爸妈妈搭好多好多的房子



阿宝语速很快,稍一走神,就听不清楚他说的内容。但他有句话说得很清楚:“爸爸妈妈都是警察,都会抓小偷,都很厉害,因为抓小偷是件很难的事!”

阿宝喜欢画画,母亲节的时候,他给妈妈画了一幅“很大的画”,里面有一座房子,旁边有个停车场,还有寄托了孩子美好愿望的元素。“但是感觉那时候妈妈不是很喜欢……”说到这里,阿宝低头沉默。

但他又很快抬起头,坚定地说:“‘六一’我要重新画两幅好漂亮的画送给妈妈和爸爸,希望到时能让他们开心!”

虽然生长在警察家庭,但阿宝长大了想当建筑师,“因为建筑师可以搭好多的房子,这样经常出差的爸爸和忙碌的妈妈就可以随时有地方休息了。”

思远(10岁):
希望爸爸以后不会遇到危险



思远已经上四年级,因为爸爸妈妈对她要求很严格,加之自身聪明懂事,所以她的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

在思远的世界里,坏人有很多种:小偷、杀人犯、抢劫犯等等。对于自己当警察的爸爸,她也知道很多种爸爸不回家的原因:值班、抓人、出差、加班……“他经常凌晨才回家,虽然很担心,但我知道这就是公安工作。”思远总是这样理性地告诉自己。“但上次他回家的时候,发现爸爸的手臂被划伤了,长长的一道刀口被绷带包裹得严严实实,当时我真的怕了。”

这是思远第一次察觉到警察这份职业除了忙碌还有危险,所以她的六一愿望就是爸爸以后不要再遇上危险。

牛牛(6岁):
立志长大当警察的“小男人”



牛牛很有“男子汉气概”,认为当警察一点都不危险,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男孩子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不危险。”抛开逻辑不通这点不说,单就牛牛说话时的理直气壮和极度肯定,他就是个合格的“小男人”。

那当警察是不是很好?听到这句话,牛牛稍微想了下说:“很辛苦,因为很多时候已经很晚了,爸爸都没回家,妈妈打完电话后告诉我说他在加班。你知道警察加班做什么吗?就是开着警车,照着手电筒,去抓小偷之类的。”牛牛认真地解释。

也许是受警察爸爸的影响,牛牛说长大了也想当警察,去抓小偷,帮助别人。“所以我要早早地锻炼身体,要跑得比任何人都快,这样才能抓住坏人不让他跑掉!”牛牛坚定地说。

北北(6岁):
我以后要当警察保护爸爸妈妈



北北很活泼,也很喜欢唱歌,采访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送给妈妈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他唱得很好,但其中几句似乎有点哭腔,之后才了解到原来是当交警的妈妈身体不好,他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让妈妈开心起来,这样身体也能快点好起来。当然,对同样是警察的爸爸他也很公平,用男子汉的方式表达,简洁明了地说了四个字:我爱爸爸!

每当跟小朋友玩耍,北北总会说:“我爸爸妈妈是警察。”每次都能收获小伙伴一堆羡慕的眼神。这让北北很骄傲,但骄傲之余他又很担心,因为他有时候做梦梦到坏人拿着刀和枪伤害爸爸妈妈。“所以我以后也要当一名警察,去抓坏人,帮助和保护爸爸妈妈!”北北说。

增增(6岁):
最希望全家能一起去动物园



相对于北北,6岁的增增显得有点内向。他安静地坐着,一问一答,有时候甚至只是摇头和点头。增增的爸爸是治安民警,经常昼夜不分临时出任务,所以和孩子一起的时间有点少。

当我们问他“六一”儿童节要怎么过的时候,他稍微想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说了句:“随便怎么过!”这个答案令我们很意外,增增的妈妈这时偷偷告诉我们,其实孩子心里一直是有想法的,但是知道说出来也

没用,因为爸爸经常不在家。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和他套近乎,最终增增说出了他的“六一”愿望:想全家一起去动物园,看大象、老虎、熊猫、河马……他越说越兴奋,甚至从凳子上站起来,手舞足蹈地比划出各种动物的样子。

好好(6岁):
琳琳(8岁):
我们要跳最好看的舞给爸爸妈妈看



琳琳和好好是同班同学,两个女孩子一个活泼可爱,一个古灵精怪,她们的父母都是警察。“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好朋友,我们也要好好的,爸爸经常叫我多照顾妹妹!”在问答过程中,琳琳一边争先说话,一边还紧紧地抱着妹妹好好。

当问到对于当警察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时,两个小姑娘第一反应居然都是:帅!

“爸爸穿上警服可帅了,趁他不在家,我偷偷地整理他的警服,戴着警帽照镜子,可好看了!”说完,妹妹好好就比划着肩章、警徽等各类常见的警用配件的样子,姐姐好好也跟着争论起来。

当问到两人的六一心愿是什么的时候,两人都说:“我们有个跳舞节目,名字叫做《我只喜欢你》,以前还在大会堂上表演过一次,很好看的,可惜那次爸爸妈妈都没来,所以这次希望他们能来学校参加我们的活动,看我们跳舞,让他们知道我们都很喜欢爸爸妈妈。”

王西泽 林炳潮